

未名湖 是个海洋

邱贝贝 著



宁波出版社

Ningbo Publishing House

未名湖是个海洋

邱贝贝 著



宁波出版社
Ningbo Publishing House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未名湖是个海洋/邱贝贝著. —宁波:宁波出版社,
2006.11

(浙东作家文丛. 诗歌散文卷/李浙杭主编)

ISBN 7-80743-038-9

I. 未... II. 邱... III. 散文—作品集—中国—当代
IV. I267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06)第 130176 号

浙东作家文丛(诗歌散文卷)·未名湖是个海洋

- | | |
|------|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|
| 作 者 | 邱贝贝 |
| 出版发行 | 宁波出版社(宁波市苍水街 79 号 315000) |
| 经 销 | 全国新华书店 |
| 印 刷 | 杭州钱江彩色印务有限公司 |
| 责任编辑 | 刘伊木 |
| 开 本 | 787 毫米×1092 毫米 1/16 |
| 字 数 | 1578 千(本册字数 148 千) |
| 印 张 | 135.5 |
| 版 次 | 2006 年 12 月第 1 版 |
| 印 次 | 2006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 |
| 标准书号 | ISBN 7-80743-038-9/I·5 |
| 定 价 | 208.00 元(全十册) |

目 录

第一辑 蓝布长衫

- 青藤书屋/2
一江风雨/4
蓝布长衫/6
真名士/9
倾斜的天空/11
走近天一阁/13
空岛浥雨/15
幽幽上林湖/17
未名湖是个海洋/19
访 梅/21
月落霜天/23
斜风细雨不须归/26
水乡深处/28
二泉映月/30
圆明园/33
落红萧萧/35
朋友琐谈/37
尘封十七房/39
石浦三题/41
钟声响彻黄昏/45
沈 园/47



第二辑 画境文心

- 书之乱弹/50
一夜无眠/52
绝 唱/54
与书做伴/56
书房四宝/59
文思如酒/61
书店徜徉/63
买书絮语/65
哈佛的智慧/67
面对顾准/69
画境文心/71
衣上犹沾佛院苔/73
入世冷挑红雪去/76
槎枒谁惜诗肩瘦/79
离尘香割紫云来/82
从王洛宾的歌说起/85
诗意之美/87
心中的世界/89
初醒的人性 脆弱的感情/91
写给望子成“艺”的父母们/93
孩子,我用来什么来爱你/95
永远的悲剧/98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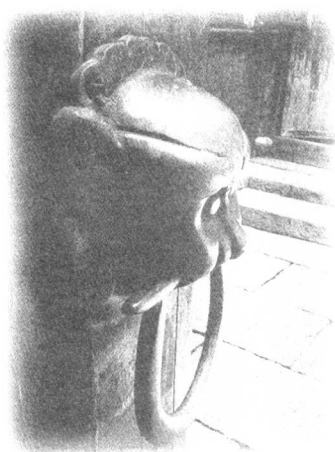
第三辑 一瓣心香

- 街景速写/102
一瓣心香/105
素面朝夭/107
男人与烟/109
浓喜咖啡淡喜茶/111
黑郁金香/113
神农溪船工/115
难描三峡/117
电影,一个温暖的梦乡/119
笑看花落/122
朝花夕拾杯中酒/124
冰 湖/126
冰雪哈尔滨/128
三十岁随想/131
沧海雄关响悲歌/133
溶进了生命/135
家住乡下/137
孕育巨著的地方/139
吃的戏语/141
周末是一扇窗/143
夏日瓜趣/145

第四辑 文字的芬芳

- 唐时天空/150
乡 情/151
香/152
不是我,是风……/153
天心月圆/154
文字的芬芳/155
教育之重/156
长者之风/157
书与人/158
雅趣之外/160
疫以思/161
感受生活/162
人性化生存/163
思想与实践/164
生死之间/165
乡土情怀/166
人生滋味/167
底层的声音/168
艺术人生/169
以史为鉴/170
移民,一首澎湃的歌/171
人,和谐地栖居/173
小说《女同志》感言/175

第一辑 蓝布长衫





青藤书屋

古城绍兴前观巷，有条细线般的小弄堂，通向一座古旧的庭院。褐黄的石墙上，嵌着一方灰泥板，雕凸出“青藤书屋”四字。——今日黄昏，我是这方清静之地的唯一朝拜者。守门的老人想必寂寞已久，默默为我开了门，拉亮日光灯，又回到经年不变的位置上，无所期待地守候着。

热爱徐渭。作为一个全然不懂书画艺术的外行，我只能凭借一件作品带来的直觉判定自己的喜好。中国画那种淡远空灵扑朔迷离的意境之美，尤其令我迷恋不已。我喜欢许许多多画家，爱他们光彩夺目的不朽杰作；而对其中一部分画家，我更爱他们本身，因为对他们来讲绘画不仅仅只是某种表达美的艺术形式，而是生命迸溅的血泪，是心灵的结晶，是整个苦难的人生，比如徐渭、石涛、朱耷……徐渭，一个早已远逝却又无比鲜明的名字，多年来在我心中堆积了无数难以言喻的情感。无论是他的天纵才情，还是他的磊落耿介，对我来讲，连同他的痛苦和悲哀，都是一种可望不可即的奢侈。

小园清幽，靠壁一丛嶙峋山石，银白的水练从高处飘飘洒下，石上有题词：自在岩。未知是否徐渭手迹。除了石上地面几处苍绿的苔藓，幽幽自生凉意，清静的小园别无点缀，给人空寂深远之感。我不禁回头，一扇薄薄木板门，便隔断了红尘，好一个离尘所在。

穿过小园,首先见到一个小天井,一棵合抱的女贞树高高耸立,叶冠葱葱郁郁,遮住半边天空。对面那青砖砌成的花坛上,一棵青藤盘旋而上,枝干盘曲,绿叶披离。自然,这不可能是五百年前少年徐渭亲植的那棵,但有这一棵古意盎然的青藤佐证,对后来人,也属慰情聊胜于无了。徐渭二十岁入赘潘家时,离开了心爱的青藤书屋,后因家计艰难,书屋易主,但徐渭一直想念不已,在诗文中多有吟咏。天井中还有一方水池,徐渭题为“天池”,清水泠泠,一池清幽,与自在岩的飘洒相映成趣。

看过徐渭的画,就难以忘记他笔下的藤蔓之美,那曼然垂下的姿态,飘逸放纵,令人想起郑板桥对他笔法的评价:狂花扑水。其实,对徐渭的一生,这也不失为精到的评价,那姿态,是优美也是凄惨的。

天禀奇才常常使人走向世俗的反面,徐渭“深恶诸富贵人”,宁愿卖书画度日,强心铁骨使他一生困顿,“转莞破弊,不能再易,至藉蒿寝”,九次自杀未成,最后终于饿死。世俗的压迫与他对世俗的抗争,在这位天才身上,达到了极点。徐渭是彻底的,对他而言,不存在一丝一毫的回旋与妥协。以他的敏慧,是不懂吗?他守持着困窘不堪的自己,是在守持什么?

天井旁的旧式平房内,陈列着徐渭的一些书画,有《墨葡萄图》、《黄甲图》等,它们只是摹本。徐渭是不可临摹的。

伫立在小天井里,久久凝视那棵不屈向上的青藤,绿叶在轻风中微微飘动,眼前幻化出衣衫褴褛的徐渭,那忧郁消瘦的面影,牵扯着心中深深的悲恸。

徐渭去世五十年后,又一位画家走进了青藤书屋,他便是陈洪绶,也就是陈老莲——悠远不绝的翰墨清香,使青藤书屋成为永恒的风景。

(1996/6)



一江风雨

那天雨下得好大，是冬季无雨的天空浇下的第一场透雨，酣畅得像个撒野的孩子。我来到江边，独看雨中的风景。江水混浊，滔滔东去，脑海间不由浮起《楚辞·渔父》中极有名的一段：“渔父莞尔而笑，鼓枻而去，歌曰：‘沧浪之水清兮，可以濯吾缨；沧浪之水浊兮，可以濯吾足。’”高蹈，从容，洒脱。

人生该有这样的气度，却又要有所守持，所以有痛苦，有矛盾，有屈原“路漫漫其修远兮，吾将上下而求索”的千古浩叹。渔父的超然不能使屈原解脱，他自沉汨罗，在毁灭自我中完成了自我，这也是一种圆满，否则不会有万古流芳的美丽传说。

观风景者如我，觉得这两种人生态度都未尝不可。清醒是一致的，痛苦是一致的，之所以有截然相反的行为，那取决于其他很多因素：天禀的散淡或激烈，人生观，对世事的洞察度，承受力，等等。前者有自欺，有逃避，有狡黠，但似乎更有一种包容与韧性，其实既然分得水之清浊，内心也是不得安宁的。后者认真，执著，顽强，但却在顽强中脆弱，终于折断。作为一个人，我无疑更热爱屈原。

其实我最爱的诗人是拜伦，他的整个生命被一种澎湃的激情裹挟着，风起云涌，歌声寂寞又悲壮。但中国几千年沉滞的土壤，没有孕育出这样的天才，这样如婴儿般的坦白赤裸。中国是个崇尚理性的国度，“发乎情”，也要“止乎礼仪”。幸好我们有个苏东

坡，豁朗、豪迈、放达，四海高歌，放逐到天涯海角还要说：“日啖荔枝三百颗，不辞长作岭南人”。中国传统文人太多地把希望寄托于朝廷政治的清明，有沛然才情的人常沦于疏狂，痛不欲生。苏东坡却不，穷达宠辱都无法抑制他强烈的、个性化的生命体验。他的身影，凝重，又不失飘逸。

还有一条不能忘记的江是长江，倒不是它多少壮怀激烈的故事震动过我，而是很小时候就看过的一本话本《杜十娘怒沉百宝箱》。那很惨伤的故事就是沿着长江一路演来。后来很多次看同一题材的电影、戏剧，依然会悲恸。杜十娘是个并不苍白的女人，有风尘中走来的智慧。自始至终她都藏起“百宝箱”，她不容这来之不易的爱情掺有一丝虚假，因此有所保留。有所保留从根本上说是在怀疑着感情的可靠性。不幸的是生活恰恰证实她的隐忧是正确的，面对着四面如铁、恶俗丑冷的现实世界，她重重地跌落在江水中。

雨帘如幕，江面烟雾蒸腾，江对岸的风景已看不清，实在不知古往今来有多少故事沉没在江心水底。很想去看看乌江，听听它的涛声里是否还回荡着楚英雄的悲壮？在刎颈的一刹，他绝望的眼神里，映现的是失落的山河，还是虞姬的脸庞？喜欢这条江的名字，恰当地吻合着那个令人回肠九转的故事。

这时候居然想遇见一个人，不知他面对一江风雨会有怎样的联想。浓密的雨线把整个世界都挡在身后，偶尔有汽车疾驰而过。毕竟人们都在世路上奔忙，如我这般喜欢偷偷地跑到人生边外消停一下的呆呆的人，到底十分稀少。

其实只是借点风雨来做这个题目，滔滔东逝水总使心灵滋生出一些什么。雨声滴答，敲响着天地间最初的荒凉，像梦一样。

(1994/2)

蓝布长衫

张中行先生在《负暄琐话》里，有一段话形容北京大学的风气：“……许多学问有大成就的人都是蓝布长衫，学生即使很有钱，也不敢西服革履，因为一对照，更惭愧。其他学问大事就更不用说了。”平淡的语句，使我吟味再三，低回不已，不由遐思绵绵。

张先生说的是上世纪30年代中期的北大，我走进那菁菁校园已在上世纪80年代中期，相隔整整半个世纪，物非人亦非。细细回想，北大教授们衣着的俭朴却依然如故，只是不再穿蓝布长衫，常常是一套蓝或灰的棉布衣服。齐整些的，就是涤卡中山装，也不穿皮鞋。

北大校园内有个燕园，遍植翠竹，真个是凤尾森森，龙吟细细，其间散落着几幢灰砖砌成的老式小洋楼，能入住的，自是大儒。我们从宿舍去图书馆或未名湖，必然抄近路从燕园穿园而过。有时在湖边晨读，或在夕阳下漫步，偶尔会遇到白发老者蹒跚而行，耳边便会飘过擦肩而过的同学洒落的一句两句：“这位是朱光潜。”“这位是季羨林。”“这位是冯友兰。”……总是蓝或灰的中式襟衫，布底鞋，连走路都无声无息的。我知道，北大之大，不在校园之美与大，甚至亦不在馆藏之丰厚，而全在这些人身。燕园也因此被用来作为“北大”的代称。

这些老师早已不再亲任讲课。为我们讲课的大多是当时已到中年的业务骨干，如钱理群、陈平原、洪子诚等，也一概是蓝或

灰的涤卡中山装。唯有曹文轩，彼时年轻，喜西装革履，风神潇洒。听这些老师讲课，我有时会思绪飘游，若说出名头来，他们个个是学术翘楚，却如此素朴，确然君子谦谦，秉承了北大遗风。

有没有教授穿蓝布长衫呢？也有的，只有一位。

那是来自台湾的陈鼓应教授，从事研究庄子的专家。庄子研究是哲学系开的课，我去旁听，不算学分，也不必考试，很轻松，趣味就越来越浓。总到得很早，挑最前面的边座。上课前，老师进来了，一袭蓝布长衫，一双平底布鞋，无声无息地向讲台前走去。忽然见到穿长衫的人，不觉怔住。老师个儿不高，脸苍白瘦削，素朴的长衫飘荡出一道道褶皱，那股只可意会无可言传的风貌，全在其中了。

陈教授到过好多地方，开卷先讲天下事，美国如何，香港如何，台湾如何，然后再言归正传，声音低缓、柔和。老师讲授庄子，偏重对庄子哲学思想的发微探幽，而不以文学眼待之。当他念着庄子的文章在讲坛上来回走动，总很入神，会不自觉地一撩长衫的襟摆。这动作我感到很熟悉也很亲切，仿佛曾经见过。但当老师讲到他最好的朋友在台湾被抓进监狱时，宁静的神情便变得激烈起来，居然让我联想到鲁迅、闻一多和朱自清。

陈教授著有一本厚沉沉的专著：《庄子今译今注》。竖排，硬面。在听他的课前，我已从图书馆借阅了，老师讲课，也用这本书当教材，见同学没有，他便说，想买的同学可以登记，他到出版社去联系一下，因为外面已买不到了。

书拿到那天，老师说，登记过的同学就交两元钱吧，其余的他贴上。同学一个个上去领书，到最后，书还差一本，钱也少了两元。显然，一个交了钱没拿到书，一个领了书却没交钱。讲课时挥洒自如的老师一下子变得困惑无措，嗫嚅着说：“怎么可以这样呢？怎么可以这样呢？”翻来覆去说了好几遍，低低柔柔，仿佛做错事的是他自己。



我知道,同学的行为挫伤了老师内心的一些什么。尽管后来老师再没提这件事,它却在我心中刻下了深深的烙印。在大学四年中,这是唯一使我在精神上感到不愉快的一件事。我因此而常常记起老师,记起老师那副无措的神情,记起那一袭素净的蓝布长衫。

老师吐属温文,怀抱清辉,谦和真诚中流露一派尊严。而我记忆深处,对蓝布长衫的留恋,难道仅仅因为它是一件衣服么?当时,我没有话可以安慰老师;现在,我也没有话可以安慰我自己。

光阴如流,不知老师尚且安然否?他一定早已忘记了这件小事,而老师的那袭蓝布长衫所摇曳出的儒雅和书卷气,在现实生活里再也无迹可求,却在我的心里愈益明晰了,它常常让我沉浸在宁静的冥想之中,让我在宁静的冥想之中与深爱的灵魂再度相逢。

真名士

在公园路一家小书店,看到了一本薄薄的散文集,署名是:钱理群。书没买,却浮想联翩起来。因为在大学任课教师中,钱教授是最受学生敬爱且使人记忆犹新的一位。

钱老师身材矮胖,给人的整体印象便是圆圆的,同宿舍一姐妹私下形容老师:虎头虎脑。可看着老师那圆圆的执著的眼睛在镜片后熠熠闪光,我们便再也无法嘻嘻哈哈笑出声来。

老师讲授的是“鲁迅研究”及“周作人研究”。无论冬夏,他在讲坛上挥着手臂,总是头上冒汗。老师说,讲课就是要出汗。他的课,最受学生欢迎,我们总要早早去占座位,众多的外系同学把课堂塞得满满的,还挤在门后听。这样,教室便一换再换,到阶梯形大教室上课了,还是有人坐在水泥台阶上听。

课听得多了,我们零星知道了一些老师的经历:未满十八岁,他在大学时便被发配到贵州一个边远山区。在一间小土屋里,一套《鲁迅全集》支撑起他全部的天空,并最终使他获得了飞翔的力量,走上北大讲坛。工作后,我曾在《今晚报》上看到他一篇几百字的小散文,老师写到:我渴望着更高的飞翔,也等待着更沉重的跌落……十年过去,看来老师依然初衷不改,热血澎湃,激情沛然。

后来,便有同学去拜访老师,回来后说老师住在学生宿舍改成的教师宿舍,条件很不好的。我们便都为之感叹。

老师曾在课间提到这样一件事:由于种种原因,他自己没有

孩子。但在流落的日子，他有了一位养子，虽无血缘关系，却情逾骨肉。后来养子爱上了一位有夫之妇，老师坚决反对这种关系。养子虽然服从了，可老师还是感到他的情感、他们之间的情感都受到了一种挫伤。老师是在讲到鲁迅先生的生活与爱情时插叙了这段话，带着几分落寞、迷惘的神情。这使我一下看到了老师的内心。

鲁迅是理性的，老师也是，而同时，他们又是最富人情、血肉丰满的人，面对情感，又怎么是理性所能解决的呢？何况，生活中不仅仅是爱令人无奈。所以我常想，老师在内心深处，是痛苦的，就像鲁迅先生的痛苦一样。他们的愤激，来自于一种精神的创伤，至于个人爱怨，倒在其次了。也许，这便是伟大。

老师的一生，也与鲁迅不可分离，他注定要被先生所影响、塑造；而老师在无数学生心中，播下的是一颗颗火种。

偶尔，我们能在食堂通往宿舍楼的路上遇见老师，端着打来的饭菜匆匆而过。一年四季，除夏天外，老师常穿一套蓝或灰的旧衣服。如今看看大街上那么多的衣冠楚楚者，不觉想，真名士，又岂是服装装扮出来的，更不会是在歌厅舞厅里招摇出来的吧。

不知老师有没有住上了新房子？物质上少点牵绊，老师那精神的翅膀，也许能飞翔得更高……

(1994/12)